

<<彼岸花>>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彼岸花>>

13位ISBN编号：9787530209172

10位ISBN编号：7530209175

出版时间：2008-2

出版时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作者：安妮宝贝

页数：25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彼岸花&gt;&gt;

## 前言

五本书在2008年1月一起出新版。

不是作品集，也不是文集。

是五本书的因缘，到了汇合的时日。

里面的大部分书，都曾因为多次的再版，封面和版式一换再换。

这一次它们将以互相统一的形式来出版。

第一本书出版时是2000年，开始写作，在1998年。

敲落在键盘上的第一行字，第一个短篇小说，第一次随意信手署下女童式笔名，游戏人间的第一个自问自答。

2008年，八本书。

这些字在是非争议的喧嚣中行走，是孤僻而执意的旅人，有自己的目标所在。

两边都不是家。

书一直在印。

继续或者失踪，都不是紧要的事。

那么多这样或那样的人，说这些字，这样或者那样，或试图把它评断成这样或者那样。

热热闹闹，也都是无关的事情。

这些字，微小自处，不过是偏僻山谷里幽蓝的一面湖，大雁也飞，燕子也过，风平浪静，从无留下痕迹。

依旧不过是无用。

写了这些字，度过了十年。

这是属于我的事情。

其他的都不是。

也无所谓是或者不是。

这些字，被许多人阅读或议论，都不是存在。

在被知会的瞬间，于暗中发出微光，如同只有在夜色里才能被发现的萤火。

这是它的生命。

这些字。

对我来说，它们属于时间深处，黑暗本身。

写在水面上。

写在灰尘和光亮里。

写在回声和沉默中。

这些字。

它们是一面镜子，映照人对春日，花鸟迁就。

是一条道路，劈开大海，屏息前行，踏过之后，注定回头不是岸。

它们在最起初，亦不过仅仅是一种纪念。

为了写给自己。

新版的封面，分别选取唐草，波涛，青竹，山茶，流线的传统图案。

白色，灰色，杏色作为底色。

旧日各异的版本，都已过期作废。

新的开始，重新描下选定的色彩，自在又坦然。

一切继续，一切都无恙，似乎如同最初。

只有心知道，岁月不宽宏，青春转眼落根结果，不见了花影缭乱。

浓烈黯然已成为过往。

时间里剩下流云幽幽，青山深深。

旅人依旧在行路。

只愿世间风景千般万般熙攘过后，字里行间，人我两忘，相对无言。

<<彼岸花>>

安妮宝贝2008年1月8日北京

## &lt;&lt;彼岸花&gt;&gt;

## 内容概要

《彼岸花》是安妮宝贝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安妮宝贝1988年开始在互联网上发表小说，以告别、流浪、宿命为题材，因阴郁艳丽的独特文体引起广泛的关注。

成名作《告别薇安》、《七年》、《七月和安生》等后来结集出版，已出版的《告别薇安》和《八月未央》曾持续登上全国畅销书排行榜。

这次她带给了我们一部全新的作品。

小说依然以都市情感为题材，以现实情节和电影故事叙述两条线索，交错发展。

时间跨度大，人物和城市涵盖面众多，保持了属于作者的独特的美感和苍凉。

整部小说有一种电影般光影交织的诡异幻觉。

主体共分为“乔”“南生”“散场了”三个大部分。

乔是一个独自在上海生活的年轻女子，隐没了历史，以写作为生。

乔邂逅在咖啡店当班的女孩小至，在经历过生活的磨损之后两个人彼此失散。

开音像店的卓扬是乔在这个城市里认识的第二个朋友，她以为他能够带给她温暖的家的概念，但无疾而终。

乔是一个不断承受着失望的城市生活寄居者。

经历过两段感情经历后，认识附近开酒吧的中年男人森。

作为一个敏感、习惯压抑自己和独自承担生活压力的女子，乔在森的身上得到相知和信任，于是决定把心里的一场电影，即她创作中的电影小说讲述给这个男人听。

第二部分“南生”就是乔的电影故事。

女孩南生在乡野长大，从小失去母亲。

被父亲带到城市接受教育的时候，父亲在汽车站遭遇车祸。

南生和继母的家庭一起生活在东海边的小城，艰难的生活里，无血缘关系的哥哥林和平一直给予她照顾和关爱。

因为从小遭受的背弃和孤独，南生把对世界的失望以畸形的方式寄托在和平身上，她渴求在和平身上找到她所有缺失的感情。

但和平因为生存环境的压抑，远走他乡。

南生在不同的城市和人之间流离失所，最后因为绝望把刀刃对准了和平……在和平身上，她完成了生命中关于罪恶和赎罪，纠缠和解脱的全部过程。

在第三部分“散场了”里面，讲述乔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遭遇生活里再次的颠簸起伏，渐渐感觉疲惫。

她和森去了东海上的一个小岛，在黑暗的大海面前，对森说完最后的结局。

回到城市之后，乔觉得她对这座城市及对身边这个男人的倾诉已经完成，于是在大雪纷飞的夜里不告而别。

“爱情”和“生死”是文学的永恒主题。

安妮宝贝通过《彼岸花》对这两大主题进行了新一轮的探索。

她以同情和抚摸的笔触直接抵达一代都市边缘人的灵魂深处。

## <<彼岸花>>

### 作者简介

安妮宝贝，作家。

已出版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摄影图文集：《告别薇安》、《八月未央》、《彼岸花》、《蔷薇岛屿》、《二三事》、《清醒纪》、《莲花》、《素年锦时》八部作品。

其作品均持续进入全国畅销书排行榜，在众多读者中深具影响力。

现居北京。

<<彼岸花>>

书籍目录

自序：倾诉的完成Side A 乔咖啡店里邂逅小至音像店男人森的一块硬币Side B 南生山顶上的女孩林和平  
童贞的过往南方爱情流离除夕Side C 散场了一个人的生活某种结束去往别处的路途

## &lt;&lt;彼岸花&gt;&gt;

## 章节摘录

咖啡店里邂逅小至我是乔。

这一年春天，我在上海。

每天在家里写作，同时为数家杂志撰稿，写专栏。

让每个字产生反映精神，兑现物质的价值。

说来这应是我唯一的谋生技能，收入虽不稳定，但维持生存尚可。

这种生活在旁人的眼里，也许过于随性及缺乏安全感。

但对一个长年没有稳定工作且不愿在人群里出没的女子来说，就好象是潜伏在海底的鱼。

有的在几百米，有的在几千米，冷暖自知，如此而已。

我是一个生性自由散漫的女子。

或者换个角度来说，我是一个自私的人。

所谓自私的标准是：只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

放纵自己不好的习惯：比如长时间睡觉，去附近的酒吧买醉。

沉溺于香烟和对虚无的对抗。

神情困顿，装束邋遢。

常常席地而坐，咧着嘴巴放肆大笑。

有时候过份敏感，所以显得和很多关系格格不入。

但对身边的人和事没有太多计较。

不计较与其说是宽容，不如说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我对这一切并无兴趣。

我漠视除自己关注和重视之外的一切感觉和现象。

不太容易付出。

有享受孤独的需求。

也许这一切特性注定了我只能选择写作。

我喜欢它能让我采取合理的方式逃避某种现实和喧嚣。

虽然感觉中，被长期性抑郁症所困扰的人才会从事这种职业。

4月上海依然寒冷，但能够感觉到春天循序渐进。

有时在某一个下午，突然有心情。

坐公车出去观望城市的春天。

坐最后一排空荡荡的位置，把脚搁到舒服的角度。

当车子慢腾腾地行进在因为修路而交通堵塞的马路上，就可以悠闲地欣赏窗外的春光和艳丽女子。

平静的午后。

陈旧的欧式洋楼。

晒满衣服的院子。

露台的一角开出粉红色的蔷薇。

梧桐树的绿色叶片闪烁着阳光。

路边英俊的法国男人，在阳光下面微微眯起眼睛，脸上有茫然而天真的神情。

我的快乐都是微小的事情。

就像以前曾经喜欢过的一个日本乐队的名字。

它叫EVERY LITTLE THING。

细节是组成幸福的理由。

喜欢简单生活。

做喜欢的事情。

住在喜欢的城市里。

最好还能遭遇到喜欢的天气，喜欢的男人和女人。

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心甘情愿，总是能够变得简单。

不会有任何复杂的借口和理由。

## &lt;&lt;彼岸花&gt;&gt;

这是我信奉的生活原则。

小至出现的那个下午，是个晴天。

上海春天的阴冷常常会持续很长时间，在某些时候几乎足够让人丧失对生活的美好希望。

可是那天的阳光非常好。

金色的阳光似乎能穿越胸膛，抚摸到僵硬的心脏。

如同一次重生。

小至说，我们去买DVD。

很好的阳光就闪烁在她的头发上。

她的头发很凌乱，潦草的，略显褐色，像一大把松软的海草。

一点点化妆也无的女子，穿一件灰黑的棉大衣。

里面是黑色的厚棉T恤，手腕上系一根红丝线。

她穿的很少。

然后习惯耸起肩膀做萧瑟的样子。

微笑的时候眼睛和唇角有甜美的弧度。

平淡年轻的面容似乎能散发出熏衣草般的清香味道。

我说，你喜欢什么片子。

太多了，说不清楚。

我对它们没有喜欢或不喜欢的选择。

演员有JEREMY IRONS。

喜欢他的眼神，像圣经里面的故事。

什么意思？

隐晦，湿搭搭的。

他最近好象有张新片子对吧。

对。

《卡夫卡》。

可以去找找。

不奇怪她和我有相同的爱好。

虽然JEREMY IRONS看过去只是一个孤僻的男人。

有着英国人常有的狭窄的瘦脸。

鼻翼两侧深长的纹路，一直延伸到唇角。

在东方的命相书里，这样的纹路代表着痛苦的隐忍，称之为法令纹。

网上查阅的资料：13岁寄读于谢尔蓬的一所学校。

早先立志当一名兽医，可后来读了大量戏剧书籍，认为舞台更适合于他。

来到布里斯托尔，加入老维克剧院，跟彼得·奥图尔一起演出。

1971年进军伦敦，先是在街头演出，后在舞台与荧屏上献艺。

七十年代后期，开始成名。

雨水绵绵的城市，长年不见阳光。

每一棵树都会滋生出潮湿的霉菌。

他在夜色的大街上神情潦倒地独自行走。

神经质的美感。

手指修长，脸色苍白。

在主演的电影里，大部分都容易陷入病态的畸恋。

他是喜欢纵身扑入的人，虽然姿态优雅，依然常常溃败到底。

他的情欲是黑夜中的潮水，汹涌盲目，但是并不肮脏。

只是那种无声的绝望。

一丝丝，一缕缕地，从他的皮肤，他的头发，他手指散发出来。

渗透在空气里。



## &lt;&lt;彼岸花&gt;&gt;

消失在时间里。

我们收集他所有的片子。

《蝴蝶君》，《洛丽塔》，《爱情重伤》，《命运的逆转》，《中国匣子》……然后在我的租住屋里，一边喝威士忌加冰配奶酪，一边看至深夜。

相信喜欢他的女人会有很多。

那些心里有阴影的女人，看着他的眼神，会觉得满足。

就好象一间阴暗的屋子里。

它不是盲人般的黑暗。

它是阴暗。

安全的，小心翼翼的收藏起自己的欲望。

也许这就是区别。

多一点就变成了恐惧。

少一点就丧失了秘密。

我想，我和小至就是这样难以控制自己的女子。

我在上海并未认识太多有趣的女子。

我的生活范围非常狭小，基本上是租住房附近的街区，包括酒吧，电影院，四川菜餐馆，24小时营业的小超市，花店，音像店……我不知道人与人之间是否需要紧密的接触，像那些有事没事就碰到一起的人。

他们也许是一些非常害怕寂寞的人。

需要感知彼此皮肤的温度和气味的包围，这样可以不用面对心脏上的破洞。

而我觉得，朋友应该是该需要划分的，并且根据这种需要彼此采取合适的方式。

比如有些朋友专门用来聊天，你就不要去向他借钱。

有些朋友只可以一起做爱，你就把灵魂和身体的距离划分得干净。

容易伤害别人和自己的，总是对距离的边缘模糊不清的人。

去参加过几次所谓的派对。

地点大部分是选择在五星级酒店，女主人也总是有着某种时尚的身份，然后拉一个大商家做赞助。

去的人要提供名片，可见这种活动渗透了势利的潜伏因子。

一屋子衣着光鲜的情色男女，身份有金融，广告，出版，网络，贸易等各界人士。

200平方左右的大厅，白衣的侍应生托着放满酒杯的大托盘来回穿梭，请来的乐队在现场演奏，还有主持人在台上插诨打科。

很多人在握手，拥抱，亲吻。

某个瞬间你会有一个错觉，以为自己出现在某部场景不是搭得太地道的电影里。

我欣赏那种穿梭自如的女子，因为她们是上海洋化风情的代表。

英语流利，眼神清晰。

看得清楚自己的未来和值得笑脸相对的人。

这些身材高挑，艳光四射的美女，大冬天穿短袖的织锦缎旗袍，裹流苏纯羊毛披肩围巾，却赤足穿一双镶水钻的细高跟凉鞋。

肤色胜雪，软语呢喃。

有精致的妆容和无懈可击的优雅笑容。

身份暧昧。

也许白天出入高级百货公司和位于高尚地段的写字楼。

或者白天睡觉，晚上苏醒，夜夜狂欢在DISCO和酒吧。

她们是真正的时髦女子，享受物质操纵生活从不迟疑和犹豫。

虽然有时候也显得无所适从，脸上有因为渴望占有愈多而愈脆弱的表情。

剩下的就是一些无聊的人，站在一边抽烟喝酒或发呆。

大部分是些自得其乐的男人，对自己的孤独不感觉可耻，坐一会儿，然后沉默地离开。

我和那些男人应属同类。

## &lt;&lt;彼岸花&gt;&gt;

只喜欢独自拿一杯酒，挑一盘子杏仁甜点，然后找个僻静的角落，陷在沙发上旁若无人地穷吃。即兴的发挥不是我的强项。

我的预热很慢。

感情需要很大的安全感才能活泼地施展。

所以在陌生人面前我容易麻木不仁。

我想那应该不是拘谨。

我很少对人感兴趣。

没有欲望只能说是麻木不仁。

租住的房子以前是西区资本家的聚集地。

现在已经没落。

高大的落叶法国梧桐。

红色尖顶的洋楼。

精致的凸窗有发暗的镂花麻布窗纱。

斑驳的露台铁栏杆和大片草地的花园。

马路空空荡荡。

这是一条被殖民文化冲刷的街。

它符合我的漂泊感。

失去了故乡。

路上常看到一个牵着蝴蝶犬的寂寞女子。

涂着鲜红的唇膏，薄薄的丝袜，穿着高跟鞋，每天下午三点必定在附近散步。

这里有许多富商买了公寓给漂亮的年轻女孩居住。

那些眼神流转的烟花一般的女子渐渐变成为慵懒的散步者。

租的是很破旧的老式公寓楼。

虽然如此，每月租金仍非常昂贵。

走廊的墙面全部剥落。

到处堆积邻居的破烂家什：潮湿的拖把和衣服，枯萎的盆景，废弃的破铜烂铁。

空气里有一股灰尘的陈旧味道。

穿越窄小的走廊，打开门。

小块褐色柚木拼起来的地板。

墙壁和天花板采用早已经过时的墙纸，暗黄醉红的碎花图案因为时间弥久亦不再显得张扬。

木头的双人床，抽屉橱。

衣橱的长镜子略显模糊。

玻璃窗映射进来阳光，让寂静的房间流动某种沉醉的气息。

面积很小，简单干净。

卫生间的白瓷砖微微泛黄。

浴缸边上有一盆绿色小仙人球，也许是上任房客留下的。

房东给钥匙的时候问我是否会在这里长住。

自然给予她肯定的答复，虽然在上海我租房子的频率是每三个月换一个地方。

搬进去被子，衣服，10多瓶香水，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张用木相框镶着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12岁时候的黑白照片，露出雪白牙齿的笑容。

天真无邪。

我总是奢望留不住时间但能留住人性深处的一部分纯真。

这就是自以为是。

遇见小至之前，我一直在写作。

闭门不出，只打叫外卖的电话。

比萨饼店，炸鸡店，小四川餐馆，解决一日三餐和夜宵。

我的朋友很少。

## &lt;&lt;彼岸花&gt;&gt;

对男人很难产生爱情。

短期理想是能够赚到足够的钱去印度和老挝。

写一个长篇。

拍一部电影。

长期理想是可以某天突然地消失。

短暂的瞬间，漫长的永远。

有时候我会什么都不做。

那通常是我写不出一个字痛苦万状或刚领到稿费踌躇满志的时候。

中午11点左右起床。

先到附近的咖啡店喝咖啡，然后去音像店搜集盗版影碟，或者只是在空气污浊的大街上走来走去。

像任何一个没有工作四处晃荡的人，竭尽所能地消磨时间。

喜欢电影，但已经很久没有去电影院。

少年的时候，看电影还算是比较时尚的休闲方式。

常常和同学一起逃下午的课，去小电影院看外国片。

记忆中那是一座偏僻而阴暗的白色房子。

放映厅很小，墙壁刷成绿色，墙面上有黯黄的雨迹。

壁灯华丽而俗气。

座位不常清洗，在黑暗中散发出恶劣的头发和汗水的气味。

总是有一股潮湿发霉的味道。

但它会一整个下午放上四、五部影碟，可以看到日本和欧美最新的一些片子。

当然也有很老的黑白旧片子。

我热爱电影里那些绮丽诡异的镜头和台词。

这使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对现实有太多不满的人。

所以拿着大杯可乐大筒黄油爆米花在电影院里醉生梦死。

放什么影片，在哪里放以及放多久对我已经不重要。

因为到了散场的时候，我经常是怀着微微的羞耻感在黑暗中入睡。

常去的酒吧在住家附近。

老板是个身份不明的中年男人，比我大11岁。

7年前从英国回到上海。

他叫森。

他的酒吧叫布鲁。

我想谐音应该是英文的BLUE。

但里面看起来一点也不愤怒或颓废。

干净极了。

是那种沧桑之后的恬淡。

原木做的吧台，是森亲自做木工并涂漆。

同样手工制作的还有白色棉纸糊起来的灯笼，以及米黄的苎麻桌布。

喜欢马蹄莲，总是用一大玻璃瓶的清水养着它们。

那种洁白的欲开不开的花朵，没有香味却枯萎的很快。

森通常穿着一件白色棉布的衬衣站在吧台后面。

一边亲自招呼客人，一边在吧台后面飞快地擦玻璃杯子。

他倾听很多人的故事，却从不透露自己的往事。

只放意大利歌剧。

轻得像要断了一样的声音，明亮而凄恹的歌声在隐约处如水般流动。

在一整面的墙壁上，有一缸热带鱼。

有时候他会推荐从欧洲旅行带回来的威士忌，白兰地和葡萄酒。

大部分来自一些偏远的风景优美的小镇，农家自己制作。

## &lt;&lt;彼岸花&gt;&gt;

酒吧的生意通常在晚上11点左右开始热闹。

空气因为烟草，酒精和体温变得温暖。

我常常独自要一杯加冰威士忌，看水箱里美丽的小鱼。

伸出手，用手心贴在玻璃缸上，对着它们吹口哨。

更多的时候，我爬上吧台前面的高脚凳子，不停喝酒，然后坐到昏昏欲睡。

凌晨的时候从酒吧回家。

如果失眠就会上网聊天。

这是有趣味的事情。

隐藏了身份和面容，躲在虚拟的符号称谓后面，和一个陌生人说话。

随时开始对谈。

随时离开。

随时出现，随时消失。

在那里可以同时即兴地开展6场键盘恋爱。

或更多。

然后厌倦的时候连BYEBYE都可以省却。

毫无后患。

这是一个容易对真诚和诺言产生怀疑的地方。

我寻找轻松有趣的谈话对象。

聪明。

男性更好，虽然在网上一性别可以是忽略不计的问题。

有趣的人可遇不可求。

一次聊天的时候，有人向我推荐一个网站。

打开后是从太空拍下来的地球地图，每个人可以在上面找到自己所在地点的标记。

那个人说，我已经找过自己的地点。

轮到你了。

我看着那颗美丽的蓝色星球孤独而傲慢地转动。

我不知道这个人如何找来这种古怪的网站。

他告诉我，他是个北京男人。

28岁。

在广告公司做经理。

我不想去考证这些要素是否真实。

我的快乐来自编造我喜欢的男人特征。

所以我在键盘上敲打的时候一边听TORI AMOS，一边搭配感觉中他英俊的五官。

这种想象令人愉快。

不需要兑现。

后来他就如同他的NICK NAME一样消失不见。

SAM。

一颗冲天炮。

4月初的时候，我在网上邂逅小至。

她不隐瞒自己，在网络上一开场亮出的都是真实的东西。

这些真实在以后的时间里都得到了考证。

她说她复旦哲学系毕业，在4家网络公司以3到6个月的平均速度轮换过工作，演过话剧女主角，写过诗歌，参与过独立制片的工作，会作曲唱歌灌唱片……但现在她什么都不做了，只在一家咖啡店卖咖啡。

她的开场白充满传奇色彩。

而每年春天，这个城市并未有丝毫奇迹发生。

街头空气污浊。

<<彼岸花>>

路过的人匆匆忙忙，神情惶恐。

空气里有物质生硬的芳香。

血液和呼吸隐藏强劲的暴力气味。

不管季节如何更换迁移，痛苦和欲望始终在这个黑暗的洞穴里发酵。

城市生活空洞无比。

我对她说，我有时候想象自己的电影。

想象电影里面一个带着鸟群出现的女子。

那个女子眼角有褐色泪痣，瞳仁幽蓝如海底水藻。

她每次出现，都会有一群鸟围绕在她的身边。

灯光通明的地下铁，百货公司，深夜的咖啡店，石库门破旧房子，阁楼的尘埃，冰冷的墓地……那群鸟在她的头顶盘旋，在她的身边栖息，自由出入于她心脏起伏的地方。

带着凛冽的风的声音。

但没有一个旁人能够看到。

当她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鸟群会轻灵地四处扩散，在天空上盘旋。

当她痛苦的时候，鸟群停在屋檐或树枝上沉默无语。

它们起起落落，没有轨迹可寻。

女子的视线穿越城市逼仄的天空，落在一个空旷的荒野里。

## <<彼岸花>>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十年。

陆续出版《告别薇安》《八月未央》《彼岸花》《蔷薇岛屿》《二三事》《清醒纪》《莲花》《素年锦时》。

……回首来路，从不认为自己在十年之后，是一个重要的或完善的写作者。

事实上，越往前走，越能看到作品中诸多弊端和局限性，反省自问之际，也越觉单小轻微。

但也从不诚惶诚恐，因安然于心灵的道路循序渐进，种种知见、心绪、洞察、提炼，只能从容按照既定的步履前往。

不同驿站，不同风景，最终留下的，只有一种走过千山万水观望流光过境的空旷。

单纯混沌中有美，剧烈偏执中有美，百无禁忌中有美，谦卑克制中也有美。

这些原本属于人对自身生命的处理和完善。

微小人类的言论不足道，由凡人创作的文字作品也多有缺漏不足。

一个作者写下的文字，最终不过是与自己的生命相关。

作为微小个体，试探虚空的疆域，实践思考和表达，让足迹趋向更远处。

只有这个价值可穿透种种评断争议的主观和生命无常存在的客观，穿透文字本身烟云般属性。

## <<彼岸花>>

### 编辑推荐

《彼岸花》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安妮的小说很足，像一个灌足水的鱼缸，触痛了鱼关于自身命运的联想。

《彼岸花》的进步在于她愈来愈具有了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所具有的一些特点，对女性和生活、女性和男性之间关系的领悟和把握，具有一张现代女性心灵状态的现场照片的意义。

在文字风格上延续了原有的风格，在一切可能之处把意象诗化艺术化，具有飘芒的空间感及更深更广阔层次上的穿透力。

对主体把握的沉稳和完全依然是安妮作为一名女性作者的独到功力所在。

<<彼岸花>>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